

我要说

8小时的坚守

□ 邓博锋

前几天，笔者到某县安监局采访，见到了安监局副局长刘大江，谈起年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一事时，刘局长笑着说道：“2011年我被调到县安监局任副局长，分管全县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至今，我来安监局已经整整6年了，亲身经历的烟花爆竹执法行动不下80次。其中，去年的一次闹市执法，使我记忆特别深刻，这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成为我六年来最艰难的一次执法行动。”

去年腊月二十，离过年只有10天的时间了，县城年集开始了。东大街是我们县城的主要街道，两边摆满了各式各样叫卖的小摊，街道上更是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一片热闹的过年景象。

按照往年惯例，我们安全生产检查执法大队分组每天坚持上街检查烟花爆竹零售情况，确保春节期间不发生烟花爆竹安全事故。

上午8点左右，我带领执法人员巡查到东大街与南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时，发现两名妇女在人员密集处叫卖烟花爆竹，现场大概有三四十件货，搭眼一看就是非法生产的劣质烟花爆竹，既无商标，包装又不规范，许多鞭炮引线外露。路上车辆一辆接一辆穿行而过，围观群众不少，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于是，我走上前出示执法证表明身份，简单说明我们的工作职责，然后要求查看她们的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

“没证，要什么证啊，卖个炮还要证啊！”那年龄稍大一点的妇女回答道，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经营零售必须取得许可，无证经营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我们已经在县电台、电视台宣传过多次，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我们开始给两人讲法律、法规。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没钱交房租。别人能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卖？”另一个妇女大声回道。

就这样，她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辩着，态度也越来越不好。

我们仍然耐心地给她俩讲法说理，岂知根本没用。争吵声引来了不少围观群众，周围还有许多抽烟的，也有很多好事的群众开始起哄，说卖个

炮么，你们还来查什么查……

那俩妇女一看，有群众为自己说话，顿时变得“委屈”起来，站在炮摊子前面，用双臂挡住我们，开始哭着闹着指着我们骂了起来。我们并没有理会两名妇女的无理取闹，而是坚守执法原则。此时，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中午，集市也慢慢散去了，两名妇女似乎没有停下来意思。就这样，我们被断断续续地骂了近三个小时。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为难，放弃执法吧，这隐患还在那里，万一发生个什么事，我们肯定是脱不了关系啊。

“不言放弃”也是我的工作誓言。于是，我打电话联系我们的另外一组执法人员，很快，他们7人也赶到现场。我们14人商量如何啃下这个硬骨头，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坚守下去。

我们14人开始分为两组，执法人员买来纯净水，轮流吃饭，就守住那卖炮的摊点。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们执法人员意志很坚强，我们没椅子坐，没处避风，就像站岗一样站在她们摊前，逛街的群众一看这阵势，也没人上前买她们的烟花爆竹。我知道，这就是心理的较量，谁撑不住了，谁就输，毕竟她们心虚，我断定她们迟早会认识到危险的。

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俩卖炮的妇女一看我们仍没有撤退的意思，不断悄悄嘀咕。我知道她们开始怯了。我们轮流着吃完饭了，她俩人却不敢去吃，生怕离开一个另一个看不住摊子，就只好俩人一起硬撑着。

就这样，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10分，那俩妇女终于扛不住了，俩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其中稍年轻一点的妇女来到我跟前说：“我们私卖烟花爆竹，是我们不对，看这样子这生意也没法做了，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还有事要回家呢。”

说到这，刘大江停顿了一下笑着说，那两女同志后来承认说，她们卖的花炮都是前两年自己生产的，由于质量不好，没能批发出去，看着县城年集人多，想着能把存货处理了，结果没想到一到县城就碰到了我们……

最后，我们将这些劣质的烟花爆竹依法进行了处理。我们很庆幸这些劣质的烟火爆竹没能流入市场，为社会排除了一起安全隐患。

透着温暖的车票

□ 刘兵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常到沿海的工厂发货到海外。现在工人流动性很强，频繁跳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A厂的曹厂长，他用一张小小的车票，留住了工人长期在厂子干活的心。

那年还没有实行实名制，也没有能在网上订票，回家的几个热门路线的火车票炙手可热，高度匮乏。临近岁末，工人们归心似箭，手里在干活，可心里却像打翻的水桶七上八下，焦灼不安。工友和老乡们相互间打听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家的火车票搞到没有。甭说卧铺票，哪怕是一张硬座也让人欣喜若狂。有的厂的工人甚至专门轮流请假，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十几个小时的队购票。即便如此，到头来，大多数时候却是失望而归。

曹厂长当然看出了工人焦虑的端倪。他未雨绸缪，在这方面作了精心安排，多管齐下：一是雇专人昼夜排队，购买到武汉、长沙、芜湖等地的火车票；二是动用他所有的资源，利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当地铁路部门内部“拿票”。最后，若是还解决不了，就买软卧、飞机或长途客车票。曹厂长对在年前加班赶货的工人拍胸脯保证，你们只管专心做事。这段时间，发双倍的中

资，保证你们走得了，舒服地回家。过完春节按时回厂，报销车票，按天数给乘车的补助；能带来新工人的，按人头每人发三百元“引进人才”的特别奖金。

老工人赵现在谈起当年这事时仍津津乐道，终身难忘。到腊月二十八，出口货物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曹厂长领工人吃了一顿满是海鲜丰盛的年夜饭，并召集开总结表彰会，专门授票。每人得到一大桶色拉油、十斤海鲜。像工友王大柱等一批老乡分别领取了去往目的地的硬座票，张桂花等女工友则得到了卧铺票。少数人的火车票实在没着落，只好让他们坐长途客车。而大赵等几个岁数大的工人则发了飞机票和软卧票。这可是他们打工以来从没有享受过的超豪华待遇呀！曹厂长还宣布，凡是坐长途客车和硬座的人，每天发八十元的补助。

当时现场那个激动和沸腾。一张小小的回家票子握在手里，不少人心生感动，流下了泪水。带着感激之情和回家团聚的期盼，工人们快乐无比地踏上了归途。

一张小小的车票，透着温暖和曹厂长留心留人的睿智。这样细处的善举，对那些年年嚷嚷着用工慌、招工难、工人不忠诚的管理者，或许有寓意深刻的启示。

长镜头

买年货 回家过年

文/图 本报记者 刁军杰

“没有一种感情比亲情更浓烈，没有一种温暖比得上回家过年”，年的脚步一步步临近，过年的气氛在空气中愈酿愈醇，在外工作的人们，心早已随风飘向了家的方向。不管路有多么遥远，都挡不住游子们回家的脚步。回家过年，为的就是能在大年三十晚上陪伴父母一起吃团圆饭，过一个团圆年。

1月17日一大早，记者来到石家庄某工厂，见到了正准备回家过年的小李。小李是河南商丘人，在石家庄打工已有20多年了。提起回家过年这个话题，他开心地笑了起来，难掩喜悦的心情。

小李高兴地说：“工厂前几天

就放假了，老板也早早给我结清了全年的工资，一会去集市上转转买点年货，今天就带孩子们回老家过年。”

听到回家过年的消息，一旁的孩子高兴地跳了起来。“哦哦哦，终于可以回家了，过年了，我又可以收压岁钱了。”

小李一边盘算着今年打工的收成，一边乐呵呵地说：“前几天放假后，孩子几乎天天问，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啊，想爷爷奶奶了……”

回家过年，这本是很简单的四个字，却是许许多多游子一年的期盼。

每逢新春来临，回家过年才是主旋律。



开心。



赶年集。



买年货。

乐为乡亲写春联

□ 钱永广

贴春联，是过年的传统习俗。这几天，我走在大街上，看大街上有写春联、卖春联的人，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记得小时候，每到年底，前来我家写春联的乡亲络绎不绝，乡亲们都夸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

父亲的毛笔字，端庄健硕，力道遒劲，在老家那一带，远近闻名。他写的字，如果拿到市场去卖，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可父亲是个农民，一年到头有忙不完的农活，尤其是让他写字卖钱，他觉得有辱斯文，所以他从没动过这个赚钱的念头。

由于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每到了年底，很多乡亲们自然会手提纸张，上门恭恭敬敬请父亲写春联。对乡亲们，父亲是有求必应，父亲每次写完春联，等字

风干，如果正是午饭时分，父亲还会极力挽留登门的乡亲一起吃饭。

因为村子里的乡亲多，父亲每年写春联的任务就特别重。常常是年底刚过，家里就已是热闹非凡。因为到了年底，家家户户都在忙年，但不论我家有多忙，只要乡亲们登门，父亲总会丢下手中的活计，热情地接待他们。

我曾认真地端详过父亲写春联的神态，铺纸、蘸墨、运笔。每写完一副春联，父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摊在堂屋的地上，一直等到墨汗晾干才收起。“红梅含苞傲冬雪，绿柳吐絮迎春春”、“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诸如此类的春联，我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它们整齐地躺了一地，红彤彤，喜洋洋，空气中一下子便洋溢着过年的氛围。

其实，我也曾模仿过父亲的

笔法，为乡亲们写过一次春联。有一年腊月，父亲赶集去了，村东头张大爷拿着纸张墨汁来到我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亲回家。那时候，镇上已出现了大量机器印出来的带花边的春联，我对张大爷说，现在街上都有春联卖了，为何不上街买几幅，那样更省事？张大爷摇摇头说：“印刷的春联没有生机，缺了人情味，哪有你父亲手写的！”见父亲迟迟没有回来，于是我自告奋勇，拿起毛笔对张大爷说，让我来试试看。当我把几幅春联写好后，父亲也回家了。他看了摇头说，写得真不怎么样！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笔墨不均，火候欠佳。

父亲的话，虽然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正是这句话，让我对写好毛笔字有了决心。工作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练书法，年底回家，家里再有上门请父亲写春联

的乡亲们，我自付我的毛笔字已写得像模像样，便向父亲提出写春联的要求。

能写好吗？父亲看着我，有点怀疑。但父亲还是把手中的毛笔交给了我，当我把春联写好后给父亲看时，他点了一支烟，啧啧称赞说：“想不到，进步很大啊。以后过年，别忘了回家帮乡亲们写春联！”

受到父亲的夸赞，我的心里像是喝了蜜那样甜。我终于可以和父亲一起为乡亲们写春联了。可这样的日子真是太短了，三年前，父亲因患癌症去世了。去年过年回家时，上门请我写春联的乡亲们排队到门口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只有拿起笔才能对得起乡亲们对我的感情，那个为乡亲们写了一辈子春联的父亲走了，他把那支毛笔交给了我，从此，我就是为乡亲们写春联的人了。

乡村腊月

□ 陈树庆

乡村的腊月是一年中最忙活的日子。腊月的每一天，仿佛都是黄道吉日，农家把一年四季的企盼和期待都浓缩在这个月份，就像是一盆不灭的圣火，燃烧着激情，点燃着来年的希望，慰藉着心灵。

一进腊月，乡亲们平静的心就变得亢奋起来。锣鼓的喧闹声打破了乡村固有的平静，娶媳妇的，嫁闺女的，迎来送往，遥相呼应，把乡村弄得沸沸扬扬，感染着整个村落。红红的喜字和空中五彩缤纷的彩纸，把村庄点缀成一个火红的世界。于是，借喜庆的机会欢醉一场，在起起落落、你来我往的酒杯里诉说着昔日的岁月，欢声笑语在村子里回荡。

年越来越近了，隆重的新年即拉开帷幕。整个村庄都被裹

进浓浓的节日氛围里。于是一切都围绕过新年而紧张有序地进行，到处涌动着“年”的味道。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鸟儿归巢般陆陆续续回到家中，大包小包满载着一年艰辛的收获，踏上日夜思念的故土，到家了，父母喜滋滋地接过孩子们从外地带回的年货，爱不释手的数落孩子不该乱花钱。腊月就像母亲守着的灶台，温暖滋润着儿女们的心，腊月就像母亲纳鞋底的线，有着永远割舍不断的亲情，无论你飞的多远，脚下的那根线，永远连着你回家的路，扯着你回家的情。回家过年就像一只号角，总能唤醒游子心底的惦念与沉思，让远在天涯各地的游子，升腾起一种执着的信念，回家过年。

“民以食为天”，杀猪宰鸡是年前的重头戏。择一个晴朗的好日子，邀上四邻亲朋，一道儿

忙碌。杀年猪成为人们年终岁尾庆贺丰收、满足胃口的寄托。馋了许久的孩子们品尝着年的美味与快乐。腊月神秘中孕育着生机，忙碌中透露出丰盈，家家户户蒸白馍，做年糕，白色的烟雾阵阵从厨房飘出，腾腾热气瞬间四散。顿时，香味四溢，空气里弥散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这些好闻的味道跃过墙头，在村庄里游荡，一步步走向腊月深处。

腊月的乡村，虽没有春夏的姹紫嫣红，可到处也生机勃勃，孕育着希望。腊月像坛香醇绵绵的老酒，醇厚干爽，滋润绵长，香走四方，醉写华章。人们显出几分醉意，心里被希望和喜悦充盈着，年味一日浓过一日。它薄雾一样缭绕着村庄与山水，带着古朴神秘，穿越岁月的芬芳，催促人们忙活起来。各家各户将室内的墙壁打扫的

一尘不染，粉刷一新，墙壁上贴上了色彩艳丽的年画，甜津津、喜滋滋、红火火的腊月，在人们的眼睛里透视着最美好的憧憬与新年的期盼。到了子夜，各家的鞭炮都要拿出去燃放，鞭炮声声，在天空中尽情绽放，乡村像一座鞭炮声奏响的大舞台，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成一片，此时，勾勒出一派“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热闹景象，把年夜衬托得异常热闹。

腊月来了，从遥远的风俗中走来，从刺骨的寒风中走来，从忙碌的身影中走来，走进了城市，走进了乡村，弥漫着一股越来越浓的香味，那是家家户户点燃年的韵味，升腾来年的守望与寄托，把整个乡村都熏醉了，忙活过年的事成了腊月的主题，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变得热闹起来。